

1002

沛縣志



第二輯



沛 县 文 史 资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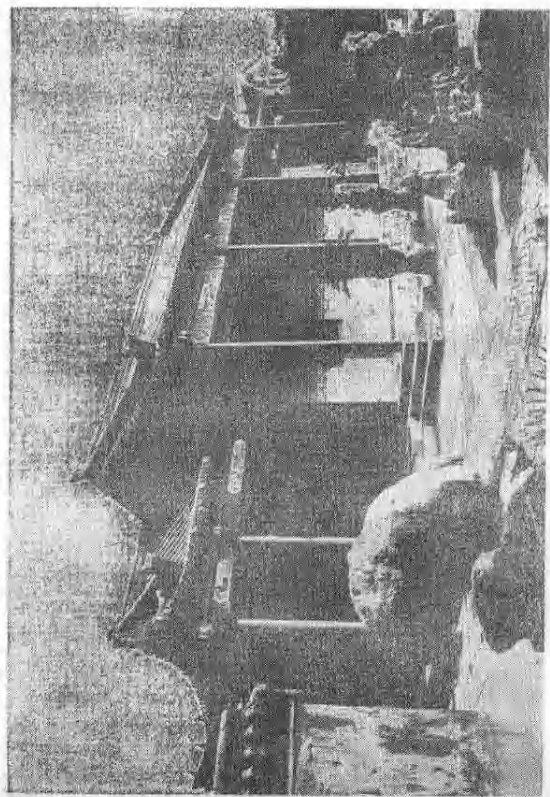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沛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一 九 八 五 年 七 月



图为沛县八景之一吕布射戟台



图为一九八四年三月新建成的鸿鹄轩，位于歌风台后。

目 录

同仇敌忾 共歼日军——国民党薛家斌部截获日军汽 车的前后·····徐培武 (1)	
回忆胡河战斗·····牛宗连口述 (9)	
民意不可违——记反对苏民挖大沙河的群众斗争 ·····赵剑青 (16)	
日机轰炸沛县城见闻·····徐培武 (19)	
侵华日军驻沛宪兵队长“瞪眼贼”的罪行点滴 ·····张吉雨 (25)	
军阀混战时期沛县城之怪象·····徐冠群 (31)	
三日县长·····张秀丽 (37)	
抗日战争时期沛县的教育·····秦伯鸾 (38)	
民国初年沛县的两次学潮·····冯亦吾 (45)	
我县抗战前的税收·····孟 剑 (51)	
沛县旧田粮征收制度简介·····赵 涛 (56)	
民国以来沛县的派别斗争·····谭明基 (59)	
国民党沛县党部建立始末·····孔繁介 (70)	
东亚联盟在沛县的组织活动概况·····徐冠群 (74)	
我所了解的汪伪国民党沛县县党部·····张吉雨 (79)	
沛县伪政权简介·····杜永宣 施元武 (82)	
沛县伪警察局·····王玉振 (89)	

沛县伪警备大队组织及活动情况·····	开玉才 (94)
基督教在沛县·····	沛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98)
安徽督军沛人张文生·····	冯亦吾 (103)
疾风劲草 布衣之雄——	
说爱国诗人阎尔梅·····	孟宪章 田秉鐸 (107)
古沛八景·····	魏以伦 (116)
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	徐沛博 (126)
第一辑勘误·····	(134)
重要订正·····	(135)

同仇敌忾 共歼日军

——国民党薛家斌部截获日军汽车的前后

徐培武

沛县城南门外伏击战，是我县沦陷后第一次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打击，也是军民同仇敌忾，合力消灭敌人的一次突出战斗。

这次漂亮的伏击战，主力是薛家斌的部队。该部原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的下属部队。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山东省滕县的保卫战中失利后，没能及时赶到指定的集结地点，遗留在沛县。另一力量是四十军庞炳勋的部队，台儿庄会战后撤到沛县休整，后日军攻克沛县，在封黄庄战斗后，主力西撤时，部分散兵遗留了下来。他们以川军原军官薛家斌为首，收容集中了三百多人，整编为三个连队，薛家斌号称司令，驻扎在沛县。

当时沛县虽然被侵华日军占领，但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兵力有限，只是一战而过，没有安设据点，驻扎军队。因而薛家斌的部队能够住在沛城，配合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的游击队作战（当时沛县县政府住郝寨一带）。

一九三八年农历五月初五，薛部进驻沛县城里，司令部设在东门里路南老盐店的院子里（现人民路银行老家属院北门）；由于多数居民逃难在外，三个连的官兵都住在附近槽坊里和居民家里，对沛城的三个城门（东、南、西）天天有

哨兵值班站岗。五月十二日，从徐州方向驶来三辆汽车，载有一个小分队的日本兵，经沛城南门外，向丰县驶过去。由于日军的三辆汽车来的突然，值班的哨兵来不及报告，也没开枪，过后才把情况作了报告。司令部根据这一情况，召开了连排长会议，研究了敌情，估计日军汽车还要经沛返徐，因而作了伏击日军、截击汽车，以打击日军嚣张气焰的决定和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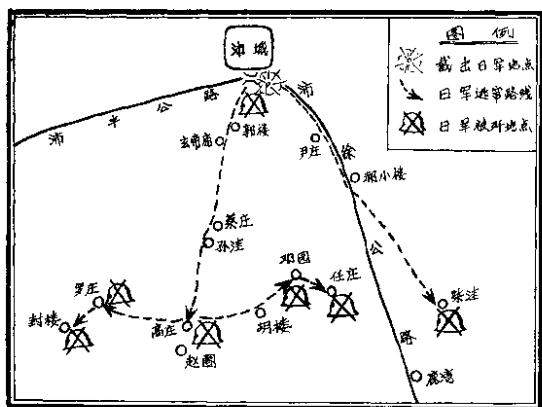
沛城南门外，就是东西向的徐沛公路，路南有梁家客店（今县政府招待所的前院），并附设饭馆；向东是丁家客店（现在交通局前院）；门前公路上当时还有一座砖石结构的公路桥（即现在交通局门前）；路北有胡家客店（现在大风酒楼的东墙一带），还有一个院子很大的木料场（现在汽车站所在地）；再往东北七十米处是孔庙的南面围墙（现在老干部活动室东面）。战斗方案把伏击汽车的地点确定在这段公路上。兵力部署是：一、二连在当天下午，把公路桥扒掉，并把公路两侧的民房和店房的屋墙，从内部互相打通，便于活动，对公路一面的屋墙挖好枪眼；各连检查和充实了弹药，作好这次伏击的一切准备；南门外公路上用一个排的兵力警戒，严密观察敌情。五月十三日拂晓，薛家斌率领全体官兵，从东门出发，绕道郊子园村（现县农机修造厂对面），分别进入阵地，准备迎头痛击敌军，务求全部歼灭。

全体官兵集中注意力，耐心地等待日军的到来，从早上一直等到十一点，仍未见日军汽车的影子；但他们没有松劲，随便吃点东西后，继续等待敌人。十二点左右，西边公路上传来了汽车的声响，全体官兵顿时精神抖擞，进入了战斗的状态。少顷，三辆汽车自西面开来，行驶到公路桥时，

看到桥被扒掉，就停下来。日军纷纷下车准备修桥，就在这时，一声号令，公路两侧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射向了日本侵略军，顿时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车上车下的日军鬼哭狼嚎，乱窜乱跳，血肉横飞，尸填桥沟。在公路南面丁家客店里埋伏的李金安班（李是上士班长），离公路较近，首先将汽车司机击毙。二十一个日军当场消灭八个，其余的日军不敢恋战，抱头鼠窜。这时伏击的人员分为两路，一部分负责追击逃窜的残敌，一部分清理战场。

城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是薛家斌的队伍截击日军汽车的战斗已经获得初胜，民心大振，当时麦子刚刚登场，打场的群众纷纷拿起各种随手的家伙，涌向村头，观看动静。不一会，有十一个日军狼狈不堪，向正南郭楼村（离城一里路）、玄帝庙（即沛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方向逃跑；有两个沿公路沟向东南方向逃窜。庄头上的群众，高举杈子、扫帚、扬场锨、铡刀等，出庄追赶，拦截敌人。

“活捉日本鬼子！”“别让日本鬼子跑了！”震天动地的追赶喊杀声，把日军吓得晕头转向，有枪不敢打，只是拼命的往南跑。逃跑的日军好似“老鼠过街”，跑到那里，那里有人喊打。两个日军跑到郭楼村西南，躲在水坑里顽抗，打死了一追击的薛部士兵，随时有一个战士爬到坑边，用两颗手榴弹炸死了这两个日军，其他九人钻进高粱棵，经孙洼、蔡庄（离城五里）继续向南逃，沿途庄庄有人追击，有人拦截，喊杀连天。日军利用高粱地保护，一直跑到高庄东头、赵圈村后的桃园附近，见南有赵圈群众拦截，后有追兵，无路可走，便躲进了桃园。赵圈寨里的农民安玉良，拿了一把单刀，抢先出寨，遇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安玉乾、安玉山二人，他们都



围歼日军示意图

已看到日军跑进桃园，只是身边没带武器，不好下手。安玉山急忙回家拿了一支打兔子的线枪，交给安玉乾。安玉乾说：“我开枪打死日军，随后您上去夺枪（那时群众都想要枪）。”安玉乾打了一枪之后，胆大而又会武术的安玉良，手持单刀冲进桃园，对准日军的头，一刀砍下去，没有砍死（刀生锈，不锋利），日军负伤，正要持枪还击，被安玉良抢上一步，一把抓住枪筒，复又一刀，将日军砍死。安玉良看到躲在两边树上的日军，都在端枪对着自己，就是没有打，他怕一个人对付不了两个人，就拿着枪退出桃园。这时，光明乡的乡长赵荣伦和很多群众也来到桃园，将桃园围住；安玉良、安玉山都指着躲藏在树上的日军说：“还有八个活的。”乡长

赵荣伦接过安玉良夺来的套筒子枪，用仅有的三颗子弹，打死两个日军；再加上围困的群众的喊杀声，日军如惊弓之鸟，剩下的六个日军，三人向东，三人往西，夺路而逃。这次安玉良夺了一颗套筒子（日军很少有这种枪）；高有发得到一支马大盖；赵荣伦也得了一支马大盖。群众将打死的日军运至高庄东北，埋在庄稼地里。

赵圈的农民高广银追赶向罗庄方向逃跑的三个日军，其父见儿子只拿一杆杈子，怕他一人吃亏，也随后追了上去。日军边跑边回头向高广银开枪射击，由于心情恐惧，枪也不准。高广银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罗庄打麦场上，打场的人立即把他们围起来，一日军跪地求饶，高广银举起杈子，照准日军头上连打了两杈子，将日军打死，得了一支马大盖，另两个跑到罗庄南、封楼村后，被群众打死。三个向东逃的日军，经胡楼时，其中一个日军持枪夺路，与追击的群众拼搏，伤了三个群众，继续往东跑到邓园村东南被群众打死两个。还有一个跑到任庄庄头的一间草屋里，将房子点火燃烧，自焚毙命。

沿公路沟向东南逃窜的两个日军，被尹庄、郝小楼的老百姓追了一阵，没有追上。这时追击的部队已经过来，这两个日军继续钻高粱棵向东南逃去；直到柴洼村东头，日军一头钻进了两间孤立的草屋内，将门关上；追赶的人将小屋团团围起来，但是不敢贸然进屋。农民王裕振从庄里拿来抓钩刨屋墙，部队往屋里打枪，房屋四周的喊杀声，刨墙声，射击声，震天动地，吓的两个日军不敢还击，不敢外逃。忽然听到屋里响了两枪，以后再也没有动静，又等了一会，农民王裕振（军阀时当过兵）首先冲进屋里，薛军随后跟上，看

到两个日军已死，一个白脸，一个毛胡子脸，毛胡子脸是汽车司机，白脸的先打死了毛胡子脸，然后自己用脚踏着板机自杀的（脚指还在板机里）。队伍把枪拿走，尸体用牛拉到乱死岗。随军追赶的农民申伯安，割下两个日军的头，挑着随部队返回城里。

负责清理战场的班长李金安，收获了部分枪支，在车上搜了些电线，电线杆，一些饭盒；在一驾驶室内，搜到一件呢子大衣，一只手表，一支钢笔，一个打火机。

此次战斗至此已经结束，二十一名日本侵略军全部被歼，缴获三辆汽车，部分枪支、物品等。薛部三位战士为国捐躯，遗体安葬在郊子园东边河堤上（即县农机修造厂的南墙一带）。申伯安将挑来的日军人头，摆在烈士坟前祭奠了英灵，然后挂在南门上两天。尔后，薛司令将缴获的三辆汽车，载着战利品迁出沛城，沿公路向北驶去，让老百姓观看。沿途所过村庄，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庆祝胜利。沛县城乡抗日军民，欢心鼓舞，士气为之大振。这三辆汽车不断出现在杨屯、大屯、小营、郝寨、沛城东关（当时集市在东关，来往人多，比较热闹）之间，几天后汽油已尽，为不使汽车再落入敌手，就埋在了大屯村后庄稼地里。

五日后，农历五月十八日，穷凶极恶的日军，集结大量兵力，上有飞机配合，下有四十八辆汽车，来沛城进行报复，日军汽车队到达沛城附近，即分路进城。在南关南头攸士荣饭店里，游击队连长甄承科带领一排人放哨，发现敌人的汽车从玄帝庙方向开来，就命这一排人迎头向日军打了一排子枪，趁日军下车搜索时，甄承科领这一排人往西北撤退。汽车到郊子园村与薛家斌的部队一个侦察排相遇，展开了激烈

的战斗，薛部侦察排长看到日军人多，不能恋战，命令一班掩护，两个班撤退。担任阻击的班，奋力与日军死战，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日军纵火烧了郊子园和东关的部分房屋，随后分两路，二十余辆汽车向西北追击，其余分头到城内、城附近各村大肆搜捕，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老百姓知道日军要来报仇，早已跑的十室九空，只有少数老弱伤残者，没有走开。

一路日军到了城南尹庄、郭楼、裴堂、赵圈村，只逮到尹庄的高怀金，郭楼的周绍明，急得日军放火烧庄，后将两个人用铁丝穿手腕绑上，用汽车拖至孔庙北头城河边刺死，惨不忍睹。另一路十八辆汽车，由沛城向郭窑搜去，捉到五人，随时打死三个，张景洪、张秀法爷俩免于一死。在邓园村北谷地，开枪打死间苗的爷仨（后来救活了一个，叫李克节）。到了柴洼村，抓了几个老百姓，审问什么人打死的“皇军”？埋在那里？老百姓告诉他们“皇军”是胡子（指游击队）打死的，并带着去找。日军将扒出的日军尸体，运回城里。

在城里搜捕的日军更加狠毒，惨无人道。他们将在鹿湾活捉来的郝忠驷押到城小学校前，先往身上洒汽油，点火燃烧，以后又将头砍下，抛到河里。在浴池里（现在民政局家属院）搜出了“仁太予商店”的二掌柜张复兴，还有王××，当场被打死；向西经过施家的磨房，一枪把躲藏着的施俊岭打死在磨道里。南门里路西施志勤被发现，从家里拉出来，带到老电厂（即皮革厂）南坑边上用刺刀刺死。搜查中大街的日军，到处敲门砸户，逮捕群众。毛家槽坊的老掌柜毛德渊，恋家难舍，躲藏在家中，也被抓住。被抓的人，有德顺永布店的老板刁玉堂，管账的孙先生，徒弟孙××，王玉银

酱园看家的汤宪模，老盐店管账的高师爷，祥顺永杂货店的袁玉成，还有开饭馆的杨开印，杂货店的严永太、姚××。日军将这些人赶向南门。在南门外又抓到一个罗锅子，问出日军尸体丢在蜗楼牛里（砖砌圆形屋，形似蜗牛，现百货公司及医药公司连接处）。日军将毛德渊、刁玉堂、杨开印、姚××、严永太五人留下，另一伙日军将孙先生、学徒孙××、高师爷、汤宪模、袁玉成五人带到体育场砍死。看管毛德渊这一伙人的日军，将他们带到蜗楼牛，用刺刀逼着他们爬到蜗楼牛里，往外捞死尸。当时天气较热，臭气冲天，人在里边难以喘气，并且还有许多蝎子，稍慢一点，日军的刺刀就要戳到身上。把尸体捞出后，日军又命这五个人找来了木柴，摆好架子，将日军的尸体放在木柴上火化。日军收了骨灰，又命这五个人再去找其他尸体，五人就借这个机会溜跑了。

日军在沛城周围一直烧杀了一天，打死抗日军民三十余人，重伤二十余人，烧毁房屋三百多间。对沛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回忆胡河战斗

牛宗连 口述

一九四二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六年了，经过我国人民的浴血奋战，游击地区正在逐步扩大。在我县西部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日本侵略军的兵力日趋削弱，龟缩到各个据点，不敢轻举妄动，只有临时凑集几个县的日伪军，才敢深入游击区进行“扫荡”。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在胡团（胡子馨团）当战士，我是全连年龄最小的三人之一。第二年的春天，就参加了这次终生难忘，惨绝人寰的胡河战斗。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接受苏鲁豫皖游击总指挥于学忠的番号与编制，改编为苏鲁豫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一分区指挥部，指挥部驻游击根据地师后楼（师后楼在沛县的西边境，现在丰县张五楼乡），冯子固任中将指挥官。当时守卫司令部的有警卫团和胡子馨团（亦说第七纵队），胡团把第一营四百多人派驻师后楼西南的薛庙（离师后楼一里余）；第二营四百多人随团部保卫司令部驻守师后楼；第三营九连驻师后楼西胡河村（离师后楼一里余，全村十一、二户人家），营部随七连安扎在师后楼的东面，八连在师后楼北面韦庄（离师后楼一里余），以确保司令部的安全。

四月五日，连长梁有才（河北人，系中央军未及撤走留在沛县的）率领全连战士正在出操，忽接团部通知，据侦察

到的可靠情报，有丰、沛、鱼三县集中的日伪军约2500人（其中日军约500人）要向游击根据地 师后 楼一带“扫荡”。梁连长随即命令全连战士，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战士们立即行动起来，重新修整工事，加固掩体。有的磨刀擦枪；有的检查子弹；连部人员也在整理文件，都在作战前的准备工作。连里又派出一个班的流动哨，由班长陈继修带领，共十人，在胡河外围放哨，监视敌人的动向。

四月六日拂晓，日伪军已经出动，尖兵连到达丰县的常店、欢口附近，与丰县穆本仁的游击队相遇，打了一阵子，游击队撤走。日伪军继续东进，离胡河还有一里多路，我们已经看到了敌人。这时又接到团部通知，命令我们九连死守胡河，没有命令就是剩一兵一卒也不能撤退。团部的命令马上在连里传开了，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人人义愤填膺，高声呼喊“誓死与敌人决一死战”。与此同时，梁连长又命令非战斗人员，连部的文书李美玲，携带部队文件，和司务长、伙夫、传令兵（十五岁）四人先撤走，到师后楼暂随团部活动。按照连长的战斗部署，我们第一排在排长杜勇胜的带领下据守胡河村的西面，准备迎战敌人。大约六点多钟，战斗打响了，敌人从西边以密集的队形，向我一排阵地进犯，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密，枪炮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有三八式步枪，有机枪，小手炮，大炮。我们用的武器多数是本县小屯村造的枪，只有一少部分是湖北造。敌人的火力很猛，有时被敌人的火力盖得抬不起头来。在激烈战斗中，敌人还夹杂着狂妄的喊话“游击队的兄弟们，赶快缴械投降吧！不投降就叫您完蛋。”我们一排的战士们，不予理睬，利用有利的地形，交通沟涯、沟口、

掩体，沉着应战，坚守阵地，顽强阻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阵地前敌人丢下了一片尸体，使敌人的疯狂进攻不能得逞。二、三排防守的南、北两面的战斗，听枪声也非常激烈。这时和我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士魏以山（家住城关乡防领）用枪杆挑着军帽，引诱敌人消耗子弹，不过三分钟帽子上就打穿几个子弹孔。可是等他想向敌人射击时，一抬头就被日军打中，倒在我怀里牺牲了。我看到身旁倒下的战友，又听到敌人的喊叫，不由得两眼冒火，仇恨的心情，激励着我坚强地战斗，为负伤流血的战友报仇。我急忙端起枪瞄准敌人猛烈的射击，复仇的子弹，连连击中敌人。忽然我觉得右臂震动了一下，我知道我负伤了，立时流血不止，随时解下绑腿，把伤处扎了起来，又继续战斗。当时，排长看到我负伤，要派人把我送下去，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胳膊虽然负伤不影响上子弹、扣板机，轻伤决不下火线。”整个战斗仍在继续着，这时接近十点钟，已经战斗了四个小时，先后打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杀伤了大量的敌人。但由于敌强我弱，众寡悬殊，战友伤亡不少，我们也不得不转移阵地，由村外撤到村里。敌人调整部署后，疯狂地从正面轮番攻击我们一排阵地，同时又分兵迂回到胡河村东的交通沟，从南向北，想占领十字沟口（交通沟一人多深，西从欢口经胡河到师后楼，南从薛庙北到韦庄，胡河村东是交通沟的十字沟口），卡断我连与师后楼的联系。梁连长发现敌人的企图后，立即命令二排抽两个班支援一排一个班继续守西面阵地。命令我们抽一排的两个班，由排长杜勇胜带领，顺村东交通沟出击，抢占十字沟口，在十字沟口，与敌相遇，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来回拉锯式的争夺，战斗非常艰苦。由于我军视